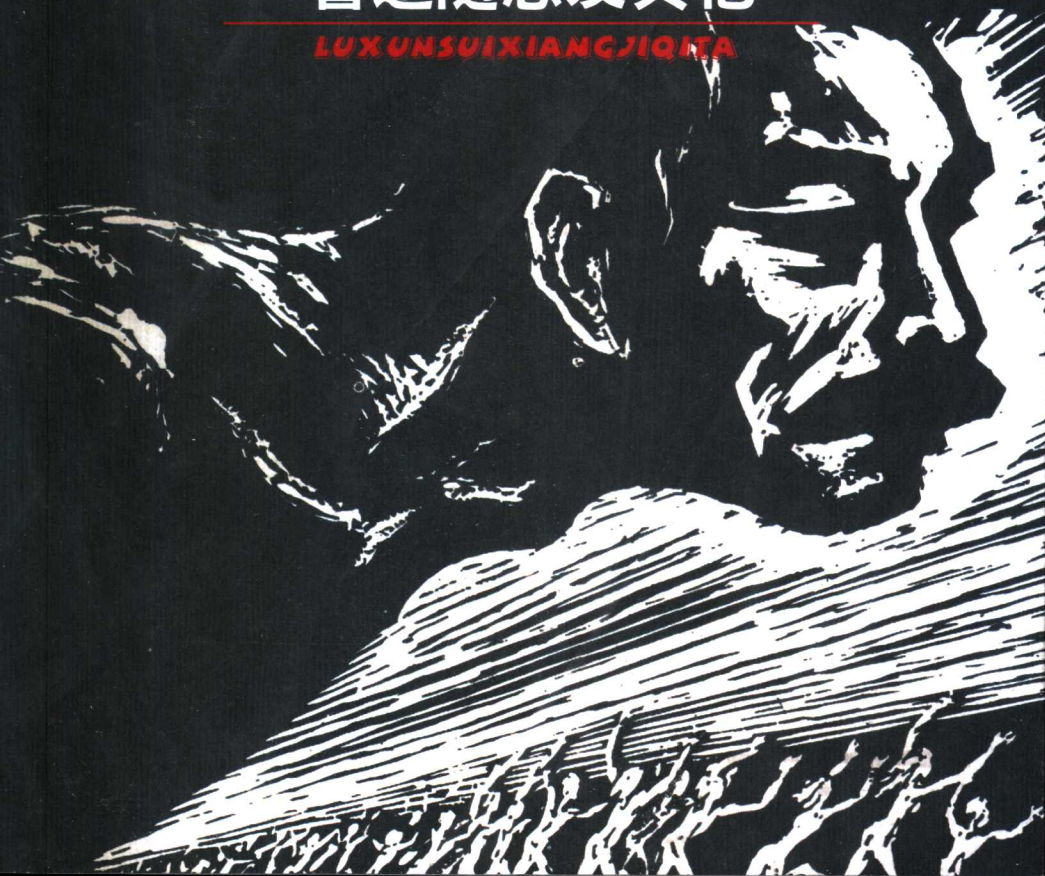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房·向·东·著

# 肩**住**黑暗闸门的 牺牲者

鲁迅随想及其他

LUXUNSUIXIANGJIQITA



# 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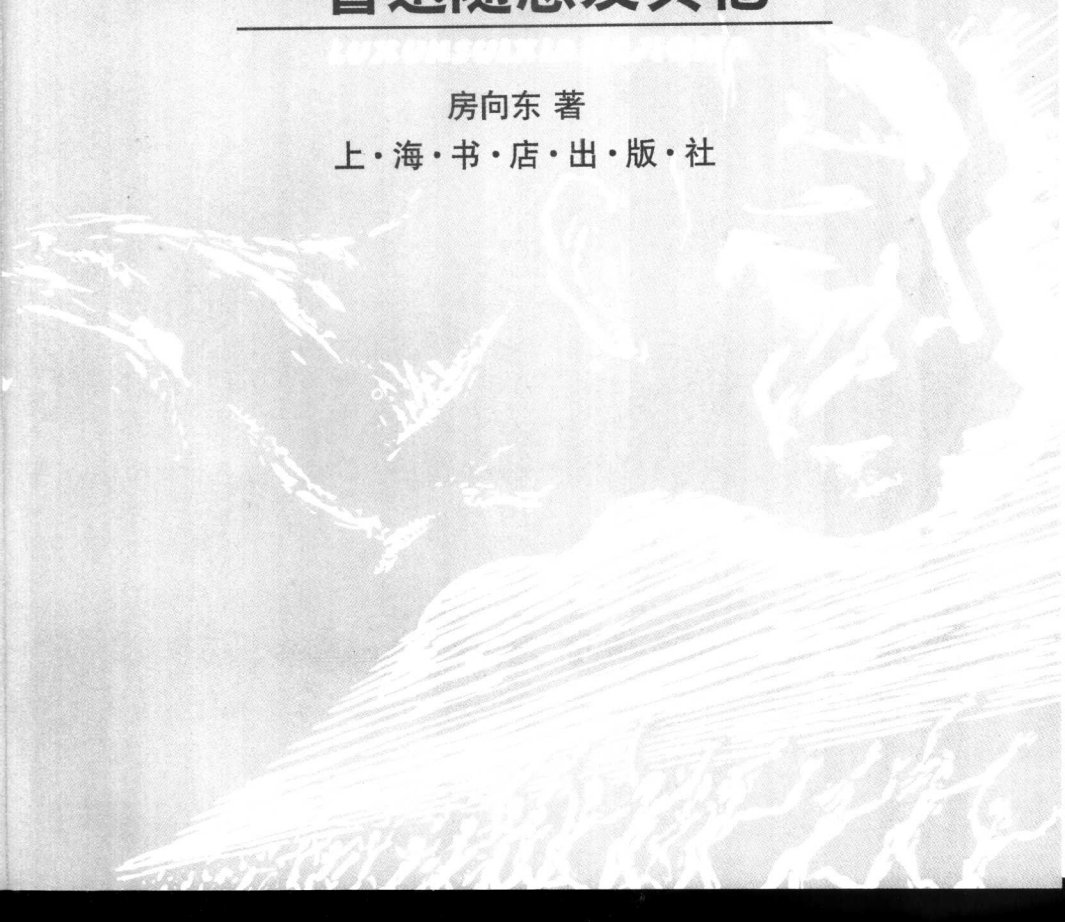
佳  
黑暗中的  
牺牲者

## 鲁迅随想及其他

---

房向东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肩住黑暗闸门的牺牲者: 鲁迅随想及其他 / 房向东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9  
ISBN 7-80622-675-3

I. 肩... II. 房...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0087号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吴 放

## 肩住黑暗闸门的牺牲者

——鲁迅随想及其他

房向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编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2千字

2001年9月第一版 200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80622-675-3/I · 159

定价: 20.00元

# 目 录

## 第一辑 鲁迅随想

迫于时势	3
晴雯是否也爱林妹妹	8
“吃饭”问题	11
文章不宜太像文章	13
肩住黑暗闸门的牺牲者	17
鲁迅与“闽客”	21
鲁迅这座山	24
鲁迅是怎样当父亲的	31
不敢迈进爱情之门的胡适	38

## 第二辑 歪说老庄

牛马方略	47
福祸相因析	49
祸水	51
崇尚愚者	53
有与无的相对论	55
生的柔弱与死的僵硬	57
小国寡民	59
“物壮则老”	61
“一段呆木头”	64
舌头与牙齿	67

阴柔人格 .....	69
大树与鹅 .....	71
狙公赋芋 .....	74
因噎废食 .....	77
鸬鹚与偃鼠 .....	79

### 第三辑 书林漫步

笼统哲学 .....	85
可以延伸的真理 .....	87
钢铁汉 .....	89
冷与热 .....	91
人猿橘枳 .....	93
历史在延伸 .....	96
思想旅行记 .....	98
共通点 .....	100
康德不懂中国 .....	102
美国的胃口 .....	105
人物历史 .....	107
罪过与忏悔 .....	111
清淡的开胃果 .....	116
直面灵魂的卑微 .....	119
面对自己灵魂的幽处 .....	124
穷富与自卑 .....	126
王朔书外杂感 .....	128
松树是树,榕树也是树 .....	130
两只青蛙 .....	133
人与甲虫 .....	135
倘若王莽是“刘莽” .....	137

“文字狱”心态·····	141
司马光的改革观·····	144

## 第四辑 书 与 人 生

为书本的人生·····	149
读苦书与读甜书·····	151
间接读书法·····	153
读书与读人生·····	155
书的功用·····	157
小人书·····	159
好书不幸我有幸·····	161
退避三舍·····	163
凹凸人格·····	165
人生因人而异·····	168
就人说人·····	169
乐在“悲哀”·····	172
天使与魔鬼·····	174
“三无”哲学·····	176
狩猎还是播种·····	178
大熊猫和老鼠·····	180
冷眼看“热”闹·····	182
关于通俗读物·····	184
文化的盛宴·····	188
消闲图书·····	192
两类书评·····	195
“集束效应”·····	197
选本与炒本·····	199
书的消亡·····	201

书的衣裳·····	202
“记念”与“纪念”·····	204
“物语”之类·····	205

## 第五辑 文坛与文人

文学过剩·····	209
文章不为稻粱谋·····	212
“玩”的说与做·····	215
魂在天上·····	217
激情与海·····	220
诗的肉身与灵魂·····	223
竞赛规则与自助餐·····	225
文学的微观与宏观·····	227
散文的虚构·····	230
“纪虚”文学·····	232
寂寞与水·····	234
作家意志与生活逻辑·····	237
通情达理即文章·····	239
形神之间·····	241
虚实之间·····	243
“现代派”文学的技巧·····	244
三毛与平凹·····	246
“有两株枣树·····”·····	247
精卫与海·····	249
杂文寿命之短长·····	251
于不疑处有疑·····	253
反抗无聊·····	255
文人的一半是女人·····	258

人鸟历程·····	263
作家与写手的区别·····	266
炒作家·····	268
“名人也是人”及其他·····	272
文人“三术”·····	276
文不一定如其人·····	278
名人与犯罪·····	281
最不成问题的却成了问题·····	283
道不同,亦相为谋·····	285
个人喜好的扩大化·····	287



鲁迅随想

鲁迅随想



## 迫于时势

喜欢鲁迅杂文的人，认为鲁迅的后期成就超过了前期；偏爱鲁迅小说和散文的人，认为鲁迅后期倾心于杂文是一大损失——在这些人的眼里，杂文是人不了艺术的圣殿的。

鲁迅的小说、散文及学术研究较之于杂文，其成就孰高孰低？杂文是否登不了大雅之堂？写杂文而不写小说是否是一大损失？这些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晚年鲁迅本该与许多老人一样，心境渐趋平静，而他老夫子为什么愈老愈愤怒，因而有了许多愤怒的结晶——杂文呢？

只能说是迫于时势。

我们知道，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未完成的宏愿，似乎也可以引为他终生的憾事。据冯雪峰、许寿裳、许广平等人回忆，鲁迅曾想创作一部类似绥拉非摩维支《铁流》这样的作品，想写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历史小说，想写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还想著《中国字体发达史》、《中国文学史》，以及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然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被他的愤怒、他的后期杂文排挤掉了。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具体言之，不论周扬、冯雪峰，还是胡适、梁实秋（梁认为鲁迅是现代五大散文家之一），都认为鲁迅是中国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倘若先生致力于以上计划的实施，那么文化史肯定要增色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为鲁迅感到遗憾。

潜心创作与为时势所扰，这是长期让鲁迅感到两难的一对矛盾。身为作家和学者，却不搞创作和研究，能不苦恼吗？早在1925年，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就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

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没有说“短评”不是创作,然而认为“短评”与“可贵”的“创作”不是一回事。鲁迅认为劝他不写或者少写“短评”的人是出于“好意”,并且,“我是感激的”。尽管鲁迅骨子里也看重“创作”,然而,他还是要“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鲁迅曾说文学是战斗的,鲁迅要战斗,认为这“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到了1933年,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感叹道:“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像中国今天这个样子,总觉得不行。最近适应社会的需要,写了些短评,因此更不自由了,但时势所迫,也无如何。”写短评不仅与搞创作有区别,而且还要付出“更不自由”的代价,然而“也无如何”。鲁迅毕竟是鲁迅,无可如何,仍要战斗。鲁迅死于1936年,1935年他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中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过,这时他已不是一般地感激某些人的好意了,他不仅不领受“好意”,而且对“好意”之类举起了他所特有的“匕首和投枪”。他说——

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

……

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

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的责任感就在于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成为托尔斯泰，怎样不朽，而是对“时势”、对当时中国命运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忱。当年中国，“万家墨面没蒿莱”；当年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如此大海一样广阔的胸怀，如此深远的忧患意识，是那些躲在象牙之塔的雅士们和绅士们所不可理解的——比如梁实秋，他可以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在他的雅舍里不动声色地谈女人，谈喝茶。

鲁迅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又说：“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在社会责任与自我才华的发挥发生了矛盾的时候，鲁迅选择了前者。如此选择是一切杰出的人和平凡的人的共同的自然选择。祖国蒙难，有如母亲病危，在这特定的历史时刻，有什么比关心祖国的命运还要重要的事情？而祖国挣脱了封建专制，就有了孕育一切天才的土壤。鲁迅牺牲了自己宝贵的才华，

用自己的愤怒鞭挞旧中国,用自己的心血浇灌着血红的黎明。

如此选择的,绝不仅仅是鲁迅。一切伟大的心灵,就像一切平凡的心灵一样,总是相通的。美国电影《一曲难忘》表现了波兰音乐家肖邦的生平。肖邦作为一个音乐天才在巴黎立足并名震欧洲,著名女作家乔治·桑起了很大作用。她给了他最初的掌声和热烈的恋情。她还把他安顿在自己的岛上别墅中,让他静心创作,发挥稀世之才。但就在这时,肖邦的祖国波兰因外族侵略掀起了爱国运动。他的乡亲、老师、早年的恋人,都要拉他投入爱国斗争,借他的名望来产生积极的影响。乔治·桑反对肖邦这样做,因为她确认他是世界音乐史上最珍贵的天才之一,为人类提供最优美的乐曲才是他崇高的人生职责。几经矛盾,肖邦离开了乔治·桑,投入了爱国斗争。他不停地到各大城市演奏,以所得钱款支援爱国者,结果很快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爱国者把肖邦的死讯告诉乔治·桑,要她参加追悼会,但遭拒绝。她流着眼泪说:“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世界永远失去了一个天才!”当然,以个人而言,乔治·桑是无可非议的。我一点也不怀疑她对艺术的真诚。然而,她毕竟不是波兰人,波兰不是她的祖国。祖国在苦难中,肖邦的乐曲可以流淌着欢乐吗?

胡适是主张“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主张整理国故、踱进研究室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胡适,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终于走出了研究室,出使西方,为国难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声。胡适尚且也有“迫于时势”的时候,更遑论青年时代就心存“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

事实上,鲁迅不仅小说散文等是杰出的,鲁迅的杂文也是不朽的。可是,鲁迅的原意,是希望他这一类“迫于时势”的文字“速朽”,鲁迅说:

……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

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

鲁迅“迫于时势”之作的不可朽，是鲁迅的悲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也是中国的悲哀吗？（1995）

## 晴雯是否也爱林妹妹

鲁迅在谈到文学的阶级性时，曾有一段名文：“……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的意思是，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懊恼和喜好是不一样的。

焦大爱不爱林妹妹，无从考证，因为他们是不会坐到一起说话的，向无往来。依我的猜想，倘若坐到一起彼此大约也是无话可说的吧。如果林妹妹对焦大说诗？焦大对林妹妹说爬灰？全是对牛弹琴，不懂。林妹妹是见过刘姥姥，但她们没有对上话，也无从说起爱不爱的。

不同阶层的人似乎不相爱，那么相同阶层的人呢？林妹妹与宝姐姐虽然都是主子，是处在同一等高线上的，但她们彼此肯定是不相爱的。可以说“贾府上的宝姐姐，是不爱林妹妹的”，反之，也一样。宝姐姐不爱林妹妹，而和林妹妹有主奴之别的晴雯，在我看来，与林妹妹却有不少臭气相投之处，一主一奴，性格中都没有什么矫饰与遮掩，一个是“孤高自许”，一个是“心比天高”。黛玉甚至竟当着老祖宗的面，公开表示对宝玉的责备和一定程度上对其他人的嫉妒。她看见宝玉从宝钗处来，立即冷笑着说：“我说呢！亏了绊住，不然，早就飞了来了。”甚至会站了起来，赌着气回房去了。晴雯身为奴才，却不低声下气去仰人鼻息，看人的眉高眼低。即使对贾宝玉，她也敢当面顶撞：“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若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袭



人上来劝解,说了句:“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她立即酸的辣的往上端:“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晴雯没遮没拦,比黛玉自然多了几分野气,但在不矫饰上是一致的。我想,晴雯若是上了大学,和黛玉在一个班什么的;或者,晴雯仍在乡下,黛玉到她村里插队什么的,她们会是好朋友的,尽管她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

“晴有林风,袭乃钗副”。袭人和宝钗,也是一奴一主,她们并不对立,在为人处世方面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我看《红楼梦》,觉得她俩面上都极乖巧的,随和,为人热情,内里却极是冷漠。宝玉挨打,袭人却到王夫人那里告阴状。她小心翼翼地道:“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不是一顿,而是两顿。为什么要教训呢?是为了防男女之大防于万一。“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这时,她早已和宝玉干过“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至于薛宝钗,金钊儿投井死后,为讨好王夫人,竟然丧失了最起码的同情心和是非心,她认为金钊儿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在井边玩,失足落水的,而且说:“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因为金钊儿的死,愧悔交加,她是吃斋念佛,相信阴司报应的。宝钗一番话,为她开脱,使她心安理得。袭人和宝钗,都有虚伪和冷漠的秉性,她们也一样不爱林妹妹的。

虽然富人和穷人的懊恼不一样,却都有懊恼;至于喜好,同一阶层的人不一定有同一的喜好,反之,不同阶层的人却有可能有一样的倾向。同一阶层的不一定是彼此相爱的,不同阶层的人也未必彼此相恨;敌人不一定是坏人,同一阵营中的也不见得都是好人。生活比观念要复杂得多。人与人,除了阶层不同,经济实力不